春秋 七

昭公 三四五

春秋卷第十九

左氏傳

昭公三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穀梁傳以外及内曰暨劉敞曰杜氏云燕與齊平非也自昭公即位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此魯與齊平之驗○癸巳

齊侯次于虢 虢燕竟 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 晳齊大夫 二月戊午盟于濡上 濡水名 燕人歸燕姬 嫁女與齊侯 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瑤玉也櫝匱也斝耳玉爵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 王旌斿至于軫 芋尹無宇斷之 即申無宇 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 有罪亡入 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 執無宇也 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 經度也略疆界 諸侯

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

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言若以我為盜則我方有權寵未可得取遂赦之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大宰薳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薳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

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衡父公衡）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冀魯朝）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郟敖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在哀喪故）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暇也）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

來使臣請問行期 問魯見伐之期 寡君將承質幣而見
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 祖祭道神 梓
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
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
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
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
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 僖子仲孫貜 及楚不能答郊
勞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 鬣鬚也吳楚之人少鬚故
選長鬣者相禮 好以大屈 宴好之賜大屈弓名 既而悔之薳啓疆
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

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謂齊晉越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叔孫婼如齊涖盟婼公作舍後同夏四月

甲辰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凶惡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衛地娵訾魯地降婁日食於娵訾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

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因民所利而利之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為孟孫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缾汲者喻小知為人守器猶知不借人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時孟僖子從公如楚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

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候晉間隙
伐杞取之吾與子桃桃魯邑成反誰敢有之他日取成必復歸之
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
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二山乃還于桃晉人為杞取
成不書非公命也○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
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
走羣望走禱于所望祀山川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
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
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東裔之山其神化為黃
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夏家郊鯀歷殷周并

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杞以羣神）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莒所貢）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段卒）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縱子為政時容可不歸恐後代子者將以罪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

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故病其自取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大心者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壬子前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駟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子立為大夫使有

〔宗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伯有無義而立後恐民以鬼神為惑故幷立洩以解說民心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附形之靈〕既生魄陽曰魂〔附氣之神〕用物精多則魂魄彊〔魂以氣強魄以形強居高官而任權勢奉養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彊死不病橫死〕況良霄我先君

穆公之曾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
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而三世
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
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子皮
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
孫鉏之子罕朔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年二月罕朔殺罕魋魋子
皮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
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
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重則降多古之
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

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為子產故降一等為下大夫不以罪降）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吊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

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也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登也恪敬也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為殷諸侯亦受追命者

九月

公至自楚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病其不能相儀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

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高祖宋閔公子厲公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
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言位
高益恭故其鼎銘云考父廟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
命而俯循墻而走言不敢安行於大道之中亦莫余敢侮其恭
如是亦不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饘鬻餬屬言至儉其
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
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
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
皆僖子之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
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

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冬

單獻公棄親用羈獻公周卿士單靖公子頃公孫羈寄容也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襄公頃公父成公獻公弟

十有一月

癸未季孫宿卒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治官居職非一法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公曰多語寡人使之詳言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宣姜嬖人婤姶生孟縶婤音周姶音罨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協合也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婤姶生子

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句)弱行(跛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令蓍辭)遇屯䷂(震下坎上)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坤下坎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為宗主)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建)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其彖及初九爻辭皆有建侯之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大誓曰朕夢協朕卜)

弱足者居（屯初九爻辭盤桓利居貞跛則偏弱居家不行）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元也）

八年春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地名）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有神馮依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也）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

之宮虒音斯虒祁地名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師曠善諫故以比巧言如流與今說詩者小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謂十年晉侯彪卒傳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

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招音韶稱弟稱世子甚招之惡也陳哀公元妃

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過皆哀公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恚自殺經書辛丑從赴）

叔弓如晉

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楚人執陳行人干

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留未成君

而出奔干徵師赴于楚干徵師陳大夫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愬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秋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欒施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弟鑄也子車頃公孫捷也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子高彊子

旗為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游戲之服）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彊氏即高彊）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為之立宰）其若先人何（言若相攻無以見其先人）子盍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言當施惠於不惠勸勉於不勉）康叔所以服弘大

也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靈

蒐于紅

欒氏所事之君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不言大者經文闕紅魯地書蒐始此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過之罪宜為國討故書陳人不去大夫公子明招之為首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

招復稱公

之子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子惡楚子也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偃師子惠公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誤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輿嬖嬖大夫掌乘車者馬玉陳侯所服乘乘克不欲使楚人得之楚人將殺之請寘之置馬王既又請私私盡君臣恩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滅陳為縣使戌為縣公曰城麇之役不諂在襄二十六年戌與王爭皇頡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

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言當為郟敖盡臣禮致死以殺君寧息楚禍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出顓頊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以歲在鶉火而滅陳將如其數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義如書顛木之有由蘖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殷以舜後封遂言舜德至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周武王賜姓嬀封諸陳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

兆既

存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繼滅陳而書譏也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不行會禮故不揔書許遷于夷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夷楚地舊名城父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田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遷方城外人於許

成十五年許遷葉今遷夷故以方城外人實其處○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蒲姑齊也商奄魯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東北夷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慮後世廢隊望諸侯救濟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用弁斂髦三加後去弁不用故曰敝之脊晉國既封不事王室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

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祖）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謀主謂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不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

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吊且致閻田與襚反頴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賔滑周大夫

夏四月陳災

災公穀作火○陳已滅而書陳災存陳也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顓頊以水王陳其後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火畏水故謂之妃相治也楚先祝融為火正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火心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音配合也天一生水至地六乃成越五數故曰妃以五成為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

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
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
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
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

秋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逆還六月卒于
戲陽戲陽晉地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
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許之而遂酌
以飲工工師曠也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
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
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舍業謂不習樂君之卿佐
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

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嬖叔即李調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鄉喪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物類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不命猶言不罪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子說自解也

仲孫貜如齊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殷盛也冬築

郎囿冬築郎囿書時也俞皋曰勤民力娛耳目故書以爲戒左氏說非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平子季孫宿孫意如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勦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星客星也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歲星顓頊之虛謂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婺女居玄枵之維首而有妖星星占婺女爲既嫁女而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母故當其

災天以七紀（二十八宿四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登升也逢公殷諸侯亦姜姓以戊子日卒時星出婺女）吾是以譏之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作晋）

齊惠欒高氏皆者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驅告鮑氏）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言欒高實無此事）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

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路寢門畫虎故名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名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言罪惡無差等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銔音丕王黑齊大夫靈姑銔公旗名卜使率戰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不敢與君同五月庚辰戰于稷稷地名齊有稷下館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道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

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妖害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可以益長其利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邑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夫于地名子周本無邑故與之反子城子公子公孫捷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分以己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玃帥師伐莒意公作隱後同○三大夫皆卿故書之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郠音梗莒邑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偷也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壹同也同人於畜牲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

公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相弔故辭）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非盟會）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贄）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也）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

斬焉在衰絰之中（斬哀痛斬絕也）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已則不能行）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以

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言不可不慎）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人謂子尾曠空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以喻高彊身自取禍）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戍無冬史闕文）○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温地）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二月公作正月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以賊討賊故楚虔蔡般同書其名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萇弘周大夫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豕韋即娵訾歲星十三歲復在豕韋蔡凶不過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壅積其惡歲及大梁蔡復

楚凶天之道也楚靈弑立之歲歲在大梁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即般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恨蔡不服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以詐僥倖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

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斃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天將用金木水火土五材必使極盛然後斃之其斃也無以拯救如沒者之不可復振言天之用楚亦如此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之母

五月齊歸薨齊謚也

大蒐于比蒲比蒲魯地

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不時也君

又有喪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公作侵羊○祲祥地名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丘魯地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隨奔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二女共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倅也薳氏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二女令副助之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似雙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

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厥憖公作屈銀○厥憖地名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産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

復王惡周矣後三年歲星周復於大梁楚子必有咎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能有國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祐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為二十五年公孫於

齊傳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作友○有靈侯大子蔡侯盧之父用之殺以祭山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隱謚岡山楚地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陳蔡皆為楚縣不羹有二皆楚要地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在桓十五

年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
丹在內鄭丹子革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
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厲公得櫟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
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雍廩邑衛蒲
戚實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蒲甯殖邑若由是觀之則害於
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成公視下言徐叔向
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會

有表(野會設表為位)衣有襘帶有結(襘領會結帶結)會朝之言
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
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
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
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
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言無守身之氣)十二月
單成
公卒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

燕伯于陽 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 除葬道 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 用毀廟具 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 教毀廟者之辭 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 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 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 塴下棺也 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

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義取燕笑語兮為龍為光令德壽凱萬福攸同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公如晉至河乃復**齊侯衛侯鄭伯

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鄆之役在十年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慭魯大夫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坻水中高地也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齊水名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言投壺中不足為儁異齊君弱吾君

歸弗来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佚出（傁齊大夫）

五月葬鄭簡公

六月葬鄭簡公（經書五月傳書六月經傳必有誤）

楚殺其大夫成熊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熊公作然穀作虎）（成虎即成熊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若敖）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秋七月 ○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

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昔陽肥國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肥白狄緜皐其君名

冬十月

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原伯絞周大夫原公輿輿衆也曹羣也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䟾尋䟾尋絞弟絞奔郊郊周地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甘簡公周卿士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獻公周卿士劉定公子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鰌鰌平公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庾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大子之傅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庾過皆甘悼公之黨

公

子慭出奔齊慭公作憗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孫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室謂家財更代也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平子昭子弁加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踰其先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

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也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逃其副而先歸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蒯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感之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汎卜吉凶遇坤䷁之比䷇坤下坎上曰黃

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温忠也（坎險故彊坤順故温彊而能温所以為忠）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黃）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為裳）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德）外內倡和為忠（不相違也）率事以信為共（率猶行也）供養三德為善（三德忠信共也）非此三者弗當（不當此卦）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

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吉可如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有闕謂不參成）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蒯在費如杞生圃非宜也）從我者子乎（子男子之美稱言從已則不失尊貴）去我者鄙乎（言去我則為人所鄙）倍其鄰者恥乎（鄰猶親也）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欲以自解）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衆）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狩冬獮也）次于潁尾（潁水之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楚子

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
衣也)翠被豹舄(翠羽飾被豹皮為履)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楚大
夫)右尹子革夕(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大公子丁公)
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子)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
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今吾
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
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籃縷以處
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晉及

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六子長昆吾少季連季連楚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鏚音戚斧也柲音秘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敢

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須俟也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五典三皇五帝之書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州之志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招音韶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而言此詩逸王是以獲沒於祇宮圻內遊觀之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

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形家語作刑注傷也言傷民之力以為養而無饜足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志書也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伐鮮虞

不書將帥史闕文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春秋卷第十九

春秋卷第二十

左氏傳

昭公四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不以君命

而使大夫討家臣見季氏之無君矣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

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谿穀作溪○先言歸者明比不與謀也後言弒者正比之罪也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十年及即位奪

薳居田（居掩之族）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 圍許大夫）蔡洧有寵於王（洧蔡人仕楚者）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在四年）王奪鬭韋龜中犫（中犫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戮者）圍固城克息舟（固城息舟二邑名）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

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詐爲棄疾命召之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已觀從也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執觀從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子干子晳言蔡公已成軍殺已無益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命以待成敗所在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

以國依陳蔡之衆以立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薳氏許圍蔡洧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為復讎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藩籬也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猈音皮須務牟史猈楚大夫蔡公之黨正僕大子之近官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魚陂楚地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劓截鼻師及訾梁

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秖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不可忍視其死亡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

諸棘闈以歸棘里名闈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殺公作弒○不日弒君比不當君也殺不稱人罪棄疾也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子玉觀從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詐言棄疾見殺以恐子干

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詐以為靈王而葬之使子旗為令尹子旗蔓成然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五帥即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所遷邑致羣賂始舉事時所許貨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修廢官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佐卜人開龜兆使枝如子躬聘于鄭枝如子躬楚大夫且致犨櫟之田

犨櫟本鄭邑楚取之今以還鄭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今解冠曰臣過失命言臣罪過漏失君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區區小天下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

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齊戒而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過其上也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為審識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棄立長之禮而卜神違當璧之命而立康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同惡如遠居蔓成然之屬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言子干無黨若內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

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
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
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從謂從游族盡親叛
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羇終
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
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
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
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
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
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

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棄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下善人而齊莊肅敬）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猒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

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犨胥臣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九子惟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將有何君可代文公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晉送楚迎皆無兵衛何以冀國秋

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平丘衛地魯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晉合諸侯止此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

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良地名）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也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淫過縱也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下脊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

瀆貨無厭亦將及矣將及禍為此役也役事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言以錦賜鮒則必止客從之未退而禁之客謂晉伯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心故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底致也君茍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庸功也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令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

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下）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何齊肅為）

（盟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建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共謂供晉貢）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

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僨仆也豚喻晉雖弱必勝魯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鄫滅其民猶存以討魯罪閒其二憂南蒯子仲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盟會處癸酉退朝先盟朝晉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使張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

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天子畿内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鄭在甸服分爵列伯子男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不壹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不競爭則為人所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蒲伏即匍匐冰箭筩可以取飲奉壺飲以冰承之竊往飲季孫）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止也）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公至自會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人地名）

[illegible]齊年與伐亭遂大獲而歸爲十五年晉伐鮮虞之本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國因其國故稱以歸之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其邑荊荊山也

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廬蔡平侯

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吳陳惠公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國復成禮以葬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如

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景伯士文伯子彌牟

吳滅州來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去名季

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瘳差也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言非獨晉可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

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即鮒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得罪奔魯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將因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劉敞曰杜氏以舍族為尊晉罪已非也一事再見故卒名之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季氏家臣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

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五日蒯請期冀有變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之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職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歸魯齊侯使鮑文子致之齊因費自歸而致之欲以假好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在國都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救災患宥孤寡寬其賦稅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有才德未叙者禮新叙舊新羇旅也祿勳合親任良物官物事也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之東者亦如之好於邊疆結好四鄰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郊公著丘公子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

庚輿庚輿莒共公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鐸莒羣公子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養由基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辛子旗之子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書殺意恢非其罪也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

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子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

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末薄也減輕也）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殺親益榮（榮名益已）猶義也夫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

卒末公作昧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祲妖氣蓋見於魯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公作昭無出字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

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居下可辱必求上位吾助子
請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
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
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
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
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欲善吳然而前知其
為人之異也言其多權謀吳在蔡蔡必速飛
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翦也言吳在蔡必速強而背楚六月
六月乙丑王大
子壽卒周景王子
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大子壽之母）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別種）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

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猶買也）買怠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鳶鞮鼓君名）

冬公如晉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季孫得免故往謝之）○十二月晉荀躒

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
以魯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
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物文伯揖
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
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
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言數為戎所侵
陵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籍談字叔父
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
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姞姓國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闕
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唐叔受之以處

參虛匡有戎狄（參虛晉之分野）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書功於策）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其二子適晉為大史董督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後）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賓荀躒也）王曰籍父其

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心之所樂必終於此令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若卒以憂而死是不終其天年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二喪謂穆后及大子壽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妻雖期亦有三年之義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既葬而除喪故譏其不遂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求器宴樂言以考典考成也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爲二

十二年王室亂傳

十有六年春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猶以取郪故也〕

齊侯伐徐

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郯莒畏齊故從徐子受盟〕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

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戾定也肄勞也言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念民勞者）其是之謂乎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蠻公作曼）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夏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孔之孫）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禁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諫子產）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

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陵侮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類當作纇纇戾也獄之放紛放縱也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祖父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有所主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其祭在

廟[謂助君祭]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爲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欲得而雙之]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

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立謂立乎其位）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如此則為晉鄙邑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議價已成）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

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求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除治荒穢）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

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謂失諸侯鄙鄭國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志也子齹賦野有蔓草齹音鹺子齹子皮之子嬰齊義取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之羔裘義取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義取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言不有此相戒其能終於好乎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

義取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豐施義取洵美且都以示

愛樂之志子柳賦蘀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癸義取倡予和汝宣子喜曰

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

皆昵燕好也六詩皆鄭風賦之以示親好二三君子數世之

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義取

日靖四方畏天之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

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

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晉人聽公得歸子服昭伯語

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回也曰晉之公室

其將遂早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秋八月晉昭公卒

九月大雩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冬十月季平子如晋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来朝十七年春小邾穆公来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取君子来朝何錫與之穆公賦菁菁者莪義取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言其賢故能久有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

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禦禁也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大史荅言在此月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嗇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嗇夫主幣之官庶人胥徒之屬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

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

秋郯子来朝

秋郯子来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少皥已姓之祖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来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

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鶊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鵠鵴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

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以民事命官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自是凡滅不復稱人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三塗山在陸渾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劉子劉獻公客謂屠蒯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欲因晉以合勢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戒備故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房心尾也）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類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當須火出布散為災）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今年火出之月孛益章明終必隨火而沒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火出於夏為三月謂昏見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天正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皥之虛也大皥居陳木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房舍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水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

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之五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子產弗與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吳楚始書戰自是楚復書人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陽匄穆王曾孫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楚國故事卜戰則司馬令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

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楚師後至者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置火滿隧陳以待命吳公子光光諸樊子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力以取舟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人見其對從而求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春秋卷第二十

春秋卷第二十一

左氏傳

昭公五

十有八年春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毛伯過周大夫得過之族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誅而毛得以濟侈

於王都不亡何待（爲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

王三月曹伯須卒

三月曹平公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魯於其處作庫登以望氣）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請用瓘斝）子產不

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災死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未知虛實出之使去禁舊客

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
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巡行宗廟不使火及之使公孫登
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
君周廟厲王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
事商成公儆司宮商成公鄭大夫出舊宮人寘諸火所
不及舊宮人先公宮女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
焮炙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
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
除於國北就大陰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
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祭之以禳餘災書焚室而寬

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不會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六月邾人入鄅（鄅國名妘姓）

六月鄅人藉稻（耕種於藉田也）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舍止也）

秋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治也）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子大叔

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廟寢之間庭小宜除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以須後命）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毀女所向）子產朝過而怒之（怒不毀）除者南毀子產及衝（衝四通道）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顧炎武曰此與十二年不毀游氏廟一事重出而或以為蕤或以為蒐）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並走羣望）不愛牲玉鄭之

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撊音限勁忿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每望晉而歸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葬曹平公

秋葬曹平公往者魯人往會葬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

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言不學之俗自下始）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大人患失心志惑亂故徇流俗之說）亦曰可以無學不害而不學則茍而可（以爲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茍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不殖則衰落

冬許遷于白羽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十三年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

也(成十五年許遷葉鄭得其舊地)鄭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易輕也)國不可小(謂鄭)許不可俘(不可使為俘囚)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十有九年春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下陰楚地)令尹子瑕城郟(子瑕即陽匄)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郟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郟音溴郟陽蔡邑)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子)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

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為明年讒大子張本）

宋公伐邾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蟲邾邑）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五月乙亥）

同盟于蟲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鄣紀鄣莒邑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宇子子占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

度而去之去藏也紡麻為纑度城而藏之待外攻者欲以報讎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縋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書葬明許止無弒君之心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駟偃也弱幼少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為違衆故中立駟氏聳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

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天福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瘥音鹺病也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

何國之為辭客幣而○楚人城州來沈尹戌

執其使晉人舍之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滅州來今取之戌莊王曾孫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轉還徙也忘寢與食非撫之也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

可也乃歸蹶由○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

鄭城門國人請為禜焉子産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言淵固龍之室豈能禳而去之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是歳朔朝冬至當言正月己丑朔傳言二月己丑史失閏也梓慎望氛曰今玆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為宋華向

出奔蔡侯卒傳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費無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自比宋鄭之國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奮揚知大子冤遣之使去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

奉初以還不能苟且而懷二心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奢長子尚為棠邑大夫員尚弟子胥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知不及員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擇任而往知也員任報讎

知死不辟勇也尚為勇父不可棄倶去為棄父名不可廢倶死為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為愈言愈於相從倶死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弒僚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進勇士退居邊鄙乃見鱄設諸焉鱄諸勇士而耕於鄙為二十七年吳弒僚傳

夏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欲先作亂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

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欒景公也辰地皆元公子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穀作夢○鄸音蒙曹邑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縶公穀作輒○盜得殺其兄罪衛侯也衛公孟縶狎齊豹齊豹公孟靈公兄齊惡子為衛司寇奪之

司寇與鄄鄄豹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於公孟

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於薪而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華齊豹黨〕宗魯驂乘及閎中〔閎曲門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閱門衛城門名乘車疾驅而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駵音留〕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馬路衢名〕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

盖以當其闕肉袒示必死闕空也以盖當侍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寘閉郭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踰郭出公如死鳥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黑背孫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使請命於齊侯問所致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已使比衛臣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當在宗廟也乃

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見之禮）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為乘馬賔將掫（掫行夜也）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賔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請助行夜以除死罪）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名之同叛）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

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

師圃子王霄于高魴出奔晉（皆齊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其

祿是食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為利疚於回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不盖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繫是非禮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寗後同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忌樂舍舍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楚建楚平王之大子郳申小邾穆公子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公黨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鬼閻宋地敗子城子城適晉子城為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為明年子城以晉師至起本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

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大司馬華氏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恥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子黨華向者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為功使少司寇牼以歸牼華亥庶兄以三公子歸公也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牼齒已長不能出外服事他人以三

公子為質必免質信也公子既入華貙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齊侯疥遂痁疥當作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

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為誠信之君所使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

非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萑音丸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言公專守其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縣邑邊鄙不得在野安業從公家役〕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竟也言近竟之關暴征商賈〕承嗣

大夫強易其賄世家強易民物布常無藝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曰億萬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責本或作債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盧公穀作

廬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遄臺臺名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與我和順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音闡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

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鬷總也嘏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律度量衡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為律陰聲為呂七音五聲加變宮變徵八風八方之風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皆可歌也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

濟也周密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專用一聲不成樂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閒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

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也窕則不咸不充滿人心槬則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王三月葬蔡平公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書聘止此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憎叔孫在己上位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為鮑國七牢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叛公作畔○南里宋城內里名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音區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

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言我死亡有命不可再亡其良子）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若愛司馬則君當出亡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使逐貙）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怪也）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貙

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貙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橫宋地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

物也禍福何為也物事對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其災常為水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作痤○叔弓之子伯張於是叔輒哭日食意在憂災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烏枝鳴齊大夫厨人濮曰濮宋厨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

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鴻口宋地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雒音黔二帥吳大夫華登帥其餘吳餘師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奔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死難而不能送亡向君請待之請君待後戰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幟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揚徽睢陽正東門名揚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走厨人濮以裳裹首而

荀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新里華氏所取邑 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 居華氏地而助公戰 華姪居于公里亦如之 姪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脫甲而歸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 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 曹翰胡 曹大夫 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 前年出奔晉今還衛 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 赭丘宋地 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 鸛鵝皆陳名 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 子祿向宜 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 華豹華氏黨為呂邑封人 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 怒其呼已反還戰 將注豹則關矣 注傳矢關引弓 曰平公之靈

尚輔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祿之間將
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遞也城謂豹曰若不與我遞射則汝為鄙
夫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殳長丈二在車
邊射之折股城射張匄扶伏而擊之折軫扶伏與匍匐同張匄
力疾擊公子城折其車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求死城曰余
言女於君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
共伍當皆死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
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
曰吾為欒氏矣謂晉欒盈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
亡迋恐也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

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送華登）食於雎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作東）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大子子平侯盧弟朱之叔父）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靈

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同惡靈王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權在楚則蔡無他心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鼓叛晉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莒子將戰苑羊牧之牧之莒大夫諫曰齊帥賤其求不

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壽餘莒地)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莒於是乎大惡其君(為明年莒子来奔傳)

宋華亥向寧華定之自宋南里出奔楚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故稱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

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
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舉而高之曰亢不衷猶言不端孤之
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成謀
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
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
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
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
平出奔楚華貙已下五子不書非卿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
馬邊卬為大司徒卬平公曾孫樂祁為司城祁子罕孫樂祁
犂仲幾為左師幾仲江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

司寇（鞅子罕孫）以靖國人大蒐于昌間（間公作姦）夏四月乙丑天王崩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孟即起也）劉獻公之庶子伯蚡事單穆公（獻公劉摯穆公單旗）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子朝有欲位之言故劉蚡惡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故自殘毀）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於雞）

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人犧則用在人故曰實難

喻劉單之立王猛已犧則用舍在己故曰何害喻王自立子朝王弗應王心許之故不

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

子北山洛北芒也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滎錡氏滎錡氏周地名

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蚡五月庚辰見

王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懼諸王子

或黨子朝故盟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嫡庶並爭亂在宗室故特書王室亂叔鞅叔弓子如京師止此丁

王室亂已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

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靈王景王之子孫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伯蚡壬戌劉子奔揚揚周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猛也莊宮莊王廟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莊公召伯奐子朝黨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頃子樊齊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領大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令單子劉子復歸殺摯荒以說委罪於荒劉子如劉歸其采邑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平時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出亡羣王子追之單子

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皆爲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也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

○晉之取鼓也在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獻於廟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東陽晉之山東邑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涉佗晉大夫劉子單子以王

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未踰年而稱王示當立也書名未即位也皇周地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戊寅七月三日經書六月誤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悼王黨盟百工于平宮平宮平王廟辛卯鄩肸伐皇鄩肸子朝黨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鄩肸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單子反伐百工辛

未伐東圉東圉周地百工所在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即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社周地

冬十月王子猛卒

不即位故不書崩生則稱王明其實為嗣死乃稱子正其未踰年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敬王子猛母弟王子匄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夫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此月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谿泉周地）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氾解任人皆周邑）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四字）

春秋卷第二十一

未伐東圍（東圍周地百工所在）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即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庚申單子劉蚡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社周地）

冬十月王子猛卒（不即位故不書崩生則稱王明其實為嗣死乃稱子正其未踰年）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敬王子猛母弟王子匄）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夫）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此月當爲癸卯朔書癸酉誤○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谿泉周地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氾解任人皆周邑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四字

春秋卷第二十一

文選

六